



人间清欢

□薛凯敏

清晨6时，巷口包子铺飘出的热气总是那么诱人。蒸笼掀开的瞬间，葱花与肉馅儿的香气牵引着人们的嗅觉，老板娘麻利地用竹夹夹起包子，笑着递给坐在小桌前的老人：“张叔，今天多给您加了勺醋，知道您爱吃这口。”老人接过醋碟，连声道谢。这样的清晨，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，却有着最质朴的烟火气息。平民百姓的满足，往往就藏在这一口热乎饭、一句家常话里。

身患小儿麻痹的强，守着他那辆刷着蓝漆的旧推车，已经在工厂对面工作了40多年，那分坚守比任何一个工人都显得忠诚。他的工具箱里，螺丝刀、胶水、针线盒摆放得整整齐齐，每一样工具都被岁月打磨得锃光瓦亮。送来修理的鞋，他总会先仔细打量一下，再用软布擦拭干净，然后才一针一线缝补。有人问他，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活计，会不会觉得枯燥？强摆摆手，指着修好的鞋子说：“靠手艺吃饭，日子过得安稳，其乐无穷。”一个人对生活的满足，是在一锤一钉、一针一线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

古往今来，不少名人都曾对“清欢”有过深刻注解。苏轼在《浣溪沙·细雨斜风作晓寒》中写道：“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那时的他正历经乌台诗案，被贬黄州，生活清贫，却能在细雨斜风、淡烟疏柳中，品出清茶、野菜别样滋味。在他看来，清欢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内心的丰盈，是在平淡生活中寻得一分悠然与自在。林清玄也曾说：“清欢是生命的减法，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，回到最单纯的欢喜，那便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。”他笔下的清欢，是夏日里的一杯冰镇的绿豆汤，是冬日里围炉读到的一本好书，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守住内心的那份纯粹与宁静。

我对平淡生活的认识，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逐渐清晰的。曾经的我，总向往着远方的繁华，渴望着波澜壮阔的人生，觉得平淡的日子太过乏味。直到有一次，因工作繁忙，连续加班几天后我身心俱疲。那天下班，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推开家门，厨房里飘来的阵阵香味让我精神一振，妻子笑着说：“今天特意给你炖了碗汤，补补。”坐在桌前，喝着香喷喷的排骨汤，听妻子说着家常，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。此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平淡生活并非乏味，它就像一杯温开水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给予最温暖的慰藉。

如今的我学会了在平淡中寻找乐趣。早晨，到户外骑行一圈，拍几段视频，剪辑几段快乐；傍晚，出去散步，看夕阳西下，听鸟儿归巢，感受微风拂面的温柔。这时你会发现，当我们放慢脚步，用心去感受生活时，平淡的日子里处处有惊喜。楼下的月季花粉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娇艳欲滴；邻居家的小孩在院子里嬉笑打闹，笑声银铃般悦耳；甚至路边的一棵老树，在秋雨中落下的几片叶子，也别具韵味。

人间清欢，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它就藏在平民百姓的柴米油盐里，藏在匠人的专注坚守里，藏在文人墨客的智慧感悟里，更藏在我们每个人对平淡生活的热爱与珍惜里。当我们学会在平淡中寻得快乐，在平凡中发现美好，就会明白，人间最珍贵的，莫过于这分简单而纯粹的清欢了。



一园青红无声间

□李 健

小院外东墙根下有片空地，原是堆垃圾杂物的角落。不知何时，被老婆开垦出来，垫了些新土，扎起篱笆，竟成了一方小小的菜园。晨露还凝在草叶上，她的身影就已在那里晃动，弯腰翻土，抬手搭架，动作不疾不徐，把晨光都揉软了。

起初，她只是随意撒了些菜籽，后来索性耙出畦埂，又从集市上买来番茄苗、辣椒苗。下班回家，常看见她攥着小铲子，蹲在畦边拔草，或是松土锄地。我悄悄靠近，冷不丁惊她一声“干什么呢”！她瞪了我一眼：“来看看，番茄都冒小黄花了，青椒又鼓了一圈。”

“提点水过来，别踩断了辣椒。”应声去提水桶，葫芦瓢碰着桶沿，发出“哐当、哐当”的声响，成了小菜园最让人舒服的背景音。舀水浇苗，她又不放心，嘟嘟囔囔：“别泼得太猛，根都要冲出来了。”说着接水瓢，沿畦边缓缓而行，舀起水慢慢浇下。水流顺着土沟静静渗入根部，轻得像怕惊扰了那些正在偷偷生长的生命。

日子天天过着，菜园渐渐热闹起来。番茄接二连三挂了果，青的如初琢的翡翠，红的似盏盏小灯笼，挤挤扛扛缀在藤架上；辣椒一串串挂在枝丫间，绿得鲜灵，红得热烈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，连空气里都漾起一股清脆的味道。

周末，跟着她遛菜园，伸手要摘番茄，她又在边上嘀咕：“轻轻转着拧，别硬拽——红透的软得很，一碰就摔烂了。”

厨房里，她把番茄洗净，用刀切成小块，撒上一勺白糖，便成了一道最简单的凉拌番茄。夹起一块尝尝，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漾开，仿佛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、泥土浸润过的清香。对面的她，忍不住揶揄：“当初还不让种，说种地累人，不如超市买着方便，现在知道自己种的好吃了吧？”

这番话，让我想起早年我们在乡下种地的日子，那时真是累得够呛——天不亮就下地，顶着日头薅草施肥，收完庄稼腰都直不起来。进了城，便发誓再也不碰锄头。见她捣鼓这小菜园，起初还嘲讽“折腾这点地能省几个钱”，如今倒成了最眷恋这园子的人，每天都要来看看，哪颗番茄红了，哪串辣椒更艳了。

菜园地头摆着两口存雨水的大缸，是早年邻居家用来储水的。后来那家人嫌占地方，要砸了垒墙，她听说后赶紧跑去拦下来，费劲地把缸推转着挪回了家。其中一口缸沿还有个小豁口，可在她看来，这些老物件都是能派上用场的宝贝。

园里的番茄、辣椒长得清脆，靠的是雨水浇灌，她说：“雨水浇地，庄稼有味。”她怕生虫害，又在园边种了几丛驱虫的薄荷，绿油油的叶子衬着红红的番茄，自成一番别致的风景。

看着在菜园里忙碌的老婆，忽然觉得，这方小小的菜园，堪比蔬菜大棚都暖心。虽没有风景迤逦，却藏着寻常日子里的烟火细碎，也藏着一日三餐相守的时光。

时间久了，我也渐渐习惯了这分热闹。下班总愿早点回家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愿给她打下手，给番茄打枝、给辣椒束叶，听她念叨哪只番茄该摘了，哪株辣椒缺水了。

看着这一园青红在岁月里无声生长，就像平淡无奇的日子，虽无轰轰烈烈的波澜，却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里，都盛满了踏实的幸福。

秋日里的狗尾巴草

□郝 军

清晨到城郊公园散步，见到最多的植物便是狗尾巴草。它随处可见、伸手可触，是再普通不过的草本植物。

狗尾巴草，俗名狼尾草，茎秆细长，狭长的叶片呈三角状向外舒展；毛茸茸的花序或直立、或微垂，宛如迷你的狗尾巴，“狗尾巴草”之名也由此而来。它的花期从每年5月持续到10月，从翠绿渐变为金黄，默默见证着夏秋两季的更迭。

“不与名花比细身，素颜青玉谒红尘。折来随我编为辫，掷去无锋不刺人。小有童真曾记取，岂关富丽莫铺陈。秋心零落芳菲尽，一笑嫣然醉意醇”。早已不记得这是谁的诗句，却清晰地道出了狗尾巴草的个性、品质与趣味。读诗品草，也让我愈发喜欢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小植物。

夏秋时节，老家的沟边、地头、岭上，甚至庄稼地里，都能看到狗尾巴草在微风中摇曳的身影。它摇得轻柔纤细，似怕被大风卷走，却又不时透出几分婀娜曼妙。说起狗尾巴草的妙用，更是有趣又实用：小时候，父母会用它为我们编织小兔、小鸡、小老鼠等；也曾将它插进瓶子里当插花；还会把秆叶榨出汁，用来治疗面癣、目痛，加热后喷杀菜虫也很有效。

我常赞叹狗尾巴草顽强的生命力。上周末回乡，无意间发现几株狗尾巴草从老房背阴处的瓦缝里钻了出来，还结出了半拊长的小穗。它柔弱纤细，单薄得近乎瘦骨嶙峋，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悯。没有厚实的土壤、充足的水源，也没有足够的阳光——我打心底里既心疼又惋惜：你长在别处多好，偏偏选了这不起眼的地方。可命运又哪能由自己掌控？仿佛是命中注定，既然无法选择出身，便索性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地努力生长。

为弄清狗尾巴草的寓意，我专门上网查阅“狗尾巴草”的条目，百度对它的评价是坚韧、沉默、暗恋与约定，虽不算全面，却也恰如其分。在我心里，狗尾巴草有几大优点：一是坚韧不拔。只要有一丝土壤、一杯水、一缕阳光，它便不讲条件、不挑环境，在风风雨雨中、在磕磕绊绊的成长过程中，拼尽全力生长，始终不断努力、不断进步。二是不事张扬。它甘于沉默、乐于奉献，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，即便被当作牲口的饲料、灶膛的柴火或是田地的肥料，也始终坚如磐石、稳如泰山，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，默默无闻地奉献光和热。三是承载暗恋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懵懂少年常会采一把狗尾巴草，编织成草环、手链、戒指，悄悄在放学路上送给心仪的姑娘，把青涩情愫藏进毛茸茸的花序里。四是寄托乡愁。离乡越久，思乡越切，游子总会不自觉地对故乡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魂牵梦萦，哪怕是家乡的一株狗尾巴草，也能勾起对家乡的思念，提醒着哪怕身处远方也莫忘归途。

如今，每次在野外见到狗尾巴草，我总会习惯性地蹲下身子端详。在我眼中，每一株狗尾巴草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——它们在风中相互依偎，又各自坚守着自己的位置。人海茫茫，又有多少人如狗尾巴草般平凡生活？他们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出人头地，却从不因渺小自卑，不因境遇恶劣自弃，用独特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坚韧与美丽、宁静与从容，在生活中孕育力量，在沉默中凝聚能量，在岁月里悄悄释放光芒。

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：“努力地活着，内心只要充满阳光和欢喜，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即使生活平凡，成不了参天大树，也要尽力做好自己。”

